

试分析熊十力体用论——并与朱熹体用论作简要分析

张艺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6)

摘要: 熊十力的思想, 大抵以出入华梵为主, 并想要融合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 并受到西方哲学思维的影响。在《体用论》一书中, 他阐明了对于宇宙论中体用问题的看法, 并从大乘空有二宗入手, 阐明了大乘空有二宗在性相之辨中存在的缺漏, 并最终归本大易, 发展出“体用不二”的思想。朱子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 年轻时有出入佛老的经历, 同样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其体用思想在其博大的学说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佛教、熊十力、朱熹、体用论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一、佛教的体用论

依据熊十力先生对于大乘空、有二宗的理解, 体用二字是在宇宙论的意义上阐发的, 体可以理解为宇宙本体, 用则是实体变成功用。在佛教中, 法相一词是心物诸行的总称, 法性一词则是万法实体, 即宇宙本体, 又叫做真如。简而言之, 法性可释为体, 法相可释为用。“然佛家性相之谈, 确与本论体用不二义旨极端相反, 无可融合。”

^①可以看出熊十力认为佛教空有二宗的体用论与他体用不二的观点有根本上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大乘空宗以破相显性为目的, 为了破除人们对尘世的执念, 以体悟本体, 因而说“五蕴皆空”, 五蕴作为法相的别称, 即心物诸行的总称, 此意味上色受想行识皆空, 一切法相无自体, 法相也就破尽了, 于是法性也空了。大乘空宗以法性为不生不灭无为法, 以法相为生生灭灭有为法, 将性相割裂为二重世界, 而且法相只是法性虚空所包通的, 是由世间颠倒所产生的, 不是由法性变成的。大乘有宗在空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强调法性真实, 但是有宗也谈论空, 而且仍旧坚持出世法的根本宗旨, 真如、种子与法相仍然是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生生灭灭, 变幻不定; 一个世界不生不灭, 恒常真实。大乘空有二宗, 其根本宗旨都是反人生的出世法, 于世间一切无所染着, 得以超脱生死海, 二宗在宇宙万象生生灭灭中看到了灭, 认为一切法相都无自体, 都是刹那生灭, 不暂住不停留, 空宗强调破相显性, 所以法相法性俱空, 有宗虽纠正空宗, 强调法性真实, 但是空有二宗有一个不可变革的根本信念, 即法性是“凝然坚住的物事”, 是不生不灭的“死体”, 这就与熊十力体用不二, 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

二、熊十力的体用论

熊十力的体用论, 主要在于解决宇宙论中的体用问题。体指宇宙实体, 用指实体变动而成的宇宙万象, 为实体之功用, 所以体也可称本体, 用可称功用。熊十力先生开篇明义: “实

^① 熊十力: 《体用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 第33页

体变动而成功用，只有就功用上领会实体的性质。汝今应知，功用有精神质力等性质，此即是实体的性质。何以故？实体是功用的自身故。譬如众沤有湿润与流动等性质，此即是大海水的性质，以大海水是众沤的自身故。汝若欲离开功用而别求实体的性质，（此种迷误，便如欲离开众沤而别求大海水的性质。）将无所得。（功用以外，无有实体。向何处求实体的性质？譬如众沤以外，无有大海水。向何处问大海水的性质？）”^①可知，熊十力体用论的核心在于“体用不二”，并强调“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的思想，并将大海水比作实体，将众沤比作功用，认为实体变动而成功用，实体是功用的自身，就如大海水是众沤的自身一样，所以功用所具有的性质正是实体的性质，就像众沤有着大海水湿润的性质一样，而且功用之外也没有实体，就像离开众沤没有大海水一样。所以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实体是功用的自身，离开功用是没有实体的，功用就是由实体自身变动而成的。于此可以理解，熊十力在参悟大乘空有二宗的性相之辨后，认为空有二宗将法性法相分隔为二重世界，这是与他的观点所根本不同之处，故转而归宗孔《易》，原是佛教之出世法多谈空寂，也与他认为宇宙万象生生不息的观点有着思想上的差异。正如熊十力所言：“般若家以为物质无固定性，即物质本来空。此其说与《大易》极相反，盖病在沦空，而犹挟偏见以观物也”^②，“佛典与《易经》同时发明刹那生灭义，而有根本不同者，佛氏见到刹那生灭，而通观无量刹那之相续不已，惟是灭灭不住。《大易》见到刹那生灭而通观无量刹那之相续不已，惟是生生不测。是故佛氏说刹那灭，《大易》惟言生生”^③，由此佛家观空、见灭，而儒家见生，其旨意正与熊十力思想相契合。

熊十力出入华梵，最后归本孔《易》，进而提出“体用不二”的思想，在我看来主要可分为三点，即体用都是实有，实体不是万有初因，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1. 体用都是实有

熊十力体悟大乘空宗认为法相空而法性亦空，大乘有宗虽肯定法性真实，但是却不离佛家出世法法旨，也谈空寂，然而熊十力认为这与他有关于宇宙本体与宇宙万象的观点是不相符合的，于是他求于儒家，发现儒家所言之“诚”与其旨意相合，《易》又曰“大生”、“广生”、“生生之谓易”、“变动不居”，有着充实、生生不息的意味，即宇宙本体和宇宙万象皆为实有，不是虚妄的，正如熊十力所言：“般若家观宇宙，空空寂寂，脱然离系。吾儒观宇宙，生生活跃，充然大有，无滞无尽。”^④而且又言“余深玩孔门惟悦思诚、立诚，这一诚字义蕴无穷尽。诚者，真实义。宇宙万象真实不虚，人生真实不虚，于此思人，于此立定，则任何邪妄无从起矣。”^⑤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家一诚字，即有真实的意思，宇宙的一切心物诸行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生也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只有肯定这一点，才不会有任何邪说妄行的

^①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页

^②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③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④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3页

^⑤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发生。熊十力又谈到：“余以为宇宙万化、万变、万物、万事，真真实实、活活跃跃，宏富无竭……。幻有之论，悖自然之理，废斯人之能，不得不就正于吾儒。”^①进一步证明熊十力认为宇宙万象是真实活跃的，这与佛家之空寂虚无之出世人生法旨是根本不同的，而他舍弃佛家而归于儒家也正是因为他肯定体用都是实有的观点。

2. 实体不是万有初因

熊十力说：“实体是独立的，功用是从实体发生出来的，故实体不即是功用。易言之，实体不即是流行。倘以此说为然，则实体乃与造物主不异，何可若是迷谬乎？”^②有此句可以看出，熊十力认为那种以为实体如同造物主是第一因的观点是谬误的，他不赞同功用是由实体派生的，更不主张功用和实体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有一个超出现象世界的实体去主宰世界。他认为实体不是超越于万物之上，而是由自身变动而成功用的，正如熊十力所言：“真常，克就本体之德而言，非以本体是超越乎变动不居之万象而独在，方谓真常。”^③可知，本体即实体具有真常的德性，真是真实存在不是虚妄的，常是不改其本来的性质，所以就此而言本体不是超越宇宙万象而独立存在的，而是实体自身变动而成心物诸行。熊十力又言：“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学者不可向大用流行之外，别求实体。余自信此为定案未堪摇夺。”^④这更说明熊十力认为大用之外无有实体，实体就更不可能是万有初因。

3. 即体即用、即用即体

熊十力言：“实体自起变动而成为大用，汝道体用是二否？譬如大海水自起变动而成为众沤，汝道大海水是二否？”^⑤此句，熊十力将大海水比喻体，将众沤比喻用，这也是他在《体用论》中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明体用的辩证关系。正如他所言大海水和众沤本是一体，故体用不二。他又言“当知体用可分而实不可分。可分者，体无差别，用乃万殊。实不可分者，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是故繁然妙有，都不固定，应说名用。浑然充塞，无为而无不为者，则是大用流行的本体。用以体成，体待用存。”^⑥可知可分是指实体如大海水是浑然一体的，而功用如同众沤是纷繁万殊的，但是体用如同大海水和众沤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即体即用是指实体如同大海水全部成为众沤即功用，即用即体是指如同众沤外没有大海水可言，在功用外也没有实体可言。也就是说众沤相都是由大海水所形成的，而且大海水离开了众沤相也不能独立存在，故用以体存、体待用存。他再言：“余说实体流行一语，本谓实体即此流行者是。譬如大海水即此腾跃的众沤相是。”^⑦在他看来实体流行指的是实体就是功用，正如“须知，实体是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万有不齐的大用。即大用流行之外无有实体。譬如大海

^①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4-85页

^②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7页

^③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7页

^④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2-33页

^⑤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⑥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7页

^⑦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7页

水全成为众沍，即众沍外无大海水。体用不二亦尤是。”^①可以看出熊十力认为实体就是功用，是因为在他看来实体是自身完全变成功用，所以也可说实体是功用的自身，功用由实体变成，功用也可以看作是实体的转化形态，就如同熊十力的冰水之喻，“譬如冰从水现，而冰毕竟不失水之湿性，是即用即体。”^②熊十力以水喻本体，以冰喻功用，功用由实体自身变成，故功用的性质也是实体的性质。

三、朱熹的体用论

朱熹早年间曾出入佛老，他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佛教和道家的影响，正是在佛家体用观、老庄宇宙生化思想的基础上，朱子在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如何形成的思考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朱子的体用观往往和理气、道器、心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笼统而言，朱子的体可以看作万物之理，用可以看作万物的发见流行。在朱子看来，体用是不分先后的，他曾言：“‘乾乾不息’者，体；‘日往月来、寒来暑往’者，用。有体则有用，有用则有体，不可分先后说。”^③可以看出朱子认为乾乾不息的刚健之理就可以视为体，“日往月来、寒来暑往”此种大化流行就可以视为用，体用不相分离，也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就体用不离这点，朱子说道：“体用元不相离。如人行坐：坐则此身全坐，便是体；行则此体全行，便是用。”^④也就是说，体用一开始就不相分离，就比如一个人此身全坐就是体，行也是整个全体一起发动就是用。在对于程颐所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点时，朱子说：“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⑤朱子认为理为体，现象为用，用不离体，同时体也在用中，体不离用。“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⑥此之言理气决是二物，但二物又浑沦不可分开，可见理气不离不杂，即体用不离不杂。体虽在用中，但体与用是两个东西，不是一体，所以称不杂，而且体不是用的积累和增加，而是潜藏在大化流行中的本质，正如朱子言：“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处，便是体。”^⑦可见这水流、水止、水激成波浪只是一种现象，“水骨”才是之所以水流、水止、水激成波浪背后的原因、本质，所以大化流行即用只是现象，理即体才是现象的本质，而本质却是潜藏在现象中，与现象不分离的，即体藏于用中，体不离用。朱子从本体论角度还继承发挥了二程的“理一分殊”的思想，以说明理和万物的关系，即体和用的关系，按照朱子所言：“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

^①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②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12页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6页

^⑤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四十，第822页

^⑥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四十六，第985页

^⑦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8页

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①可以看出万殊指的是宇宙中不同的事物，体指的是万事万物只有一个理，用指的是由天理流行而来的千差万殊的事物，所以理和万物的关系就是“一和多”的关系，

总而言之，朱子将万物之理看作体，将宇宙大化流行看作用，朱子将体用之间的关系和理气的关系相结合，认为体用同源，体用不分先后，体用不离不杂，体作为大化流行的本质潜藏在用中。

四、熊十力体用观与朱熹体用观的异同

通过上文对熊十力“体用不二”和朱熹“体用同源”的分析，可知他们的体用观都是在宇宙论意义上提出的，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原由。从两者思想来源看，朱子和熊十力的体用观都受到了佛教性相之论的影响，不同的是朱子将体用和自身思想的理气观念相结合，延续了二程所讲的“体用同源”，而熊十力则看到佛教性相之辨的缺陷，进而归本大易，提出“体用不二”的观点。从两者对于体用关系的阐述来看，首先他们都认为体和用是“一和多”的关系，熊十力以海水众沤之喻认为体是浑全的整体，用是纷繁万殊的宇宙万象，这和朱熹的“理一分殊”所讲的理和万物的关系，实则都阐明了体和用就是“一和多”的关系；其次，他们都认为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但熊十力强调体用是不可被划分为二重世界的，也就是功用是实体自身变动而成的，而朱子虽然认为体用不离，但是他还认为体用不杂，体是潜藏在用中的，正如熊十力所言：“余读易，至显仁藏用处，深感一藏字下得奇妙。藏之谓言，明示实体不是在功用之外，故曰藏诸用也。藏字只是形容体用不二，不可误解为此藏于彼中，体用哪有彼此。”^②所以熊十力认为藏字只是表明实体不在功用之外，而朱子所讲体潜藏于用中，正与此意相反。

参考文献

- [1]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2] 陈来：《现代儒家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3]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 [4]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 [5] 聂民玉：《体用不二——熊十力经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6] 景海峰：《熊十力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7] 景海峰：《朱子哲学体用观发微》，深圳大学学报，1995年第四期。
- [8] 沈顺福：《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哲学研究，2016年第七期。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8页

^② 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7页

Trial analysis of Xiong Shili's theory of substance and attribute - and a brief analysis with Zhu Xi's theory of substance and attribute

Zhang Yixi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6)

Abstract: Xiong Shili's thought, by and large, is based on access to Chinese and Sanskrit, and he wants to integrate Buddhist thought and Confucianism, and is influenced by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his book "Theory of Substance and Attribute ", he clarified his views on the issue of body and use in cosmology, and started from the Mahayana Empty and Existence Sects, clarify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ahayana Empty and Existence Sects in the discourse of nature and appearance, and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Da Yi and developed the idea of "Only Doctrine". Zhu Zi, as a great master of Confucianism, was also influenced by Buddhist thought as he ha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Buddhist monk in his youth, and his idea of the body and the use of Buddhism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vast doctrinal system.

Keywords: Buddhism, Xiong Shili, Zhu Xi, Theory of Substance and Attribute

作者简介 (可选): 张艺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